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九

樵詩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詩辨妄

宋志六卷

未見

樵自序畧曰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令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振孫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馬端臨曰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

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舍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朱德潤序曰莆田林子發氏攜宋鄭夾漈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為此書

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眞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黄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是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粲然

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吕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吕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

究而湔明千載之微辭奥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為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為二盾之衙露彼菅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蹢為江豚之豕豳之風雅頌為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葢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

義以析之則斯傳也當相為引用而諷咏之玆亦後學之所深願與

虞集序曰聖人之教人葢以詩為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

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别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徳性優游饜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温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纒繞之説自有所不得行

乎諸經皆然葢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别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為

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甞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益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講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録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益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說而為序者掇拾傅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艸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

跡或繆非一端也剖晰訓詁之舊痛快决裂無復遺藴向之所謂纒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葢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閈相錯而不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同者豈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斡公克莊嘗以禮

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謚於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閫憲也以為閫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録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畧為我序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㫖閱海貨於

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敭釐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殁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殁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繆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周氏孚非鄭樵詩辨妄

一卷

存

孚自序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

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為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為一卷

顧湄曰周孚字信道濟北人居京口淳熈初眞州學教授自號蠹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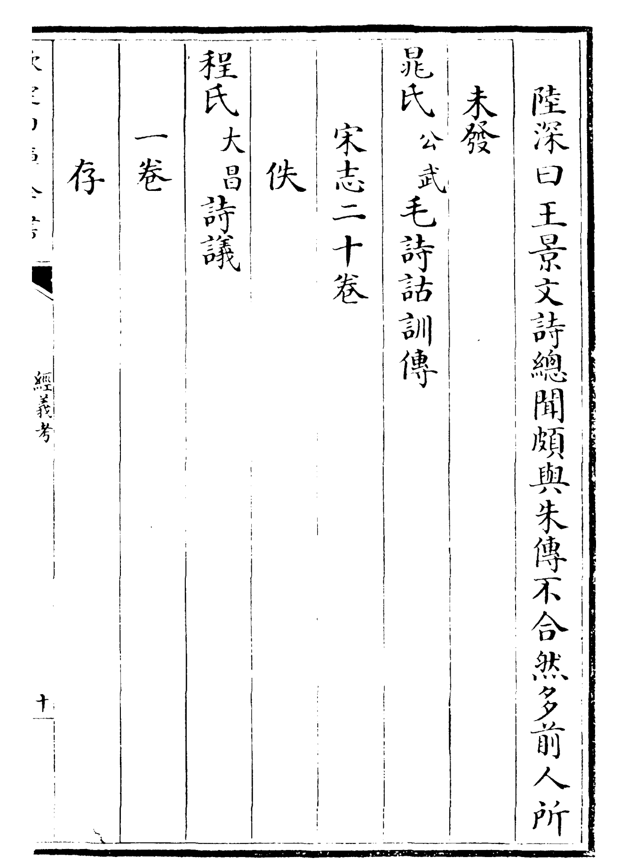
王氏質詩總聞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篔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䦨音謂音韻䦨訓謂字義䦨章謂分段䦨句謂句讀䦨字謂字畫䦨物謂鳥獸草木䦨用謂凡器物䦨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䦨事謂凡事類䦨人謂凡人姓號共十䦨每篇為總䦨又有䦨風䦨雅䦨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陳日強跋曰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櫝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旦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此來公餘因取讀之其删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於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眞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趣使鑱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於世後學之幸也



陸深曰王景文詩總聞頗與朱傳不合然多前人所未發

晁氏公武毛詩詁訓傳

宋志二十卷

佚

程氏大昌詩議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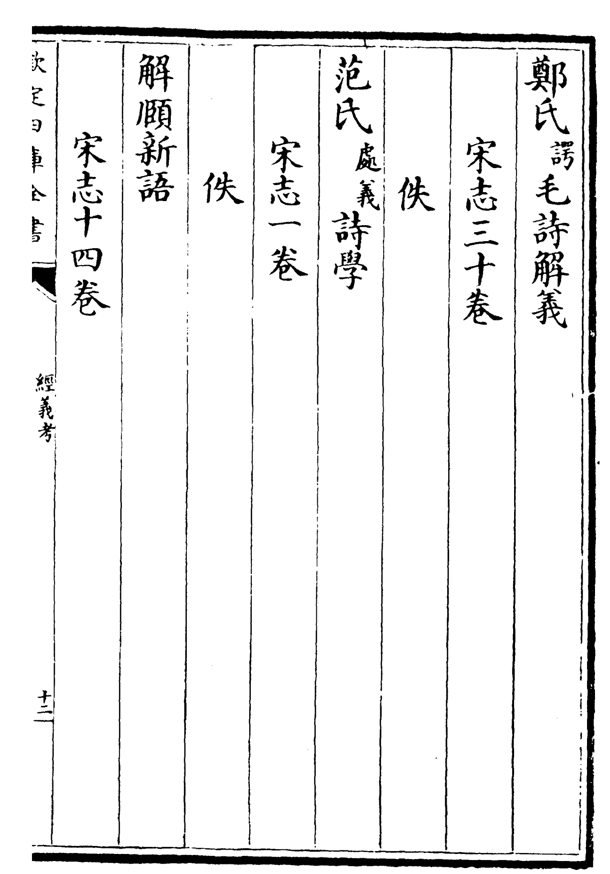
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茍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背古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為作也

陸元輔曰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

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為樂詩諸國為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為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証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証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辯詩序不出子夏十辯小序綴語出於衛宏十一辯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為樂名十六論關雎為文王詩十七

論詩樂及商魯二頌唐應德稱其文義蔚然繹其論議洵多獨得之見然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季札亦言之而程氏必謂有二南而無國風憑臆妄決無所稱據亦難乎免於穿鑿之譏矣

毛奇齡曰程大昌謂詩有南無國風此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鄭氏諤毛詩解義

宋志三十卷

佚

范氏處義詩學

宋志一卷

佚

解頤新語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應麟曰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又曰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與解頤新語亦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王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詩補傳

宋志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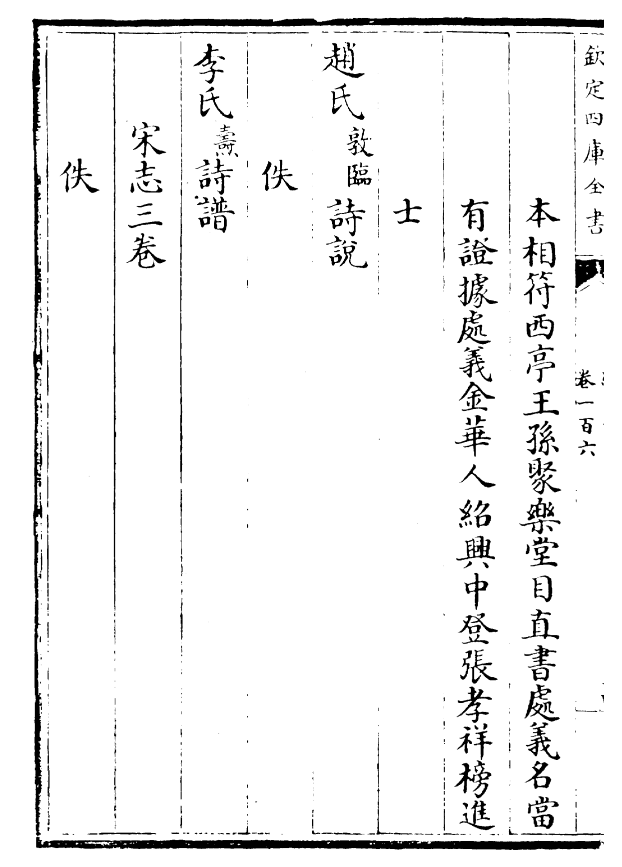
存

逸齋自序曰經以經世為義傳以傳業為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傳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謂小傳集說疏義注記類說論解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輙欲廢序以就己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

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叅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奥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删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况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賁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

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説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為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按詩補傳抄本但題逸齋而不著名攷宋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



本相符西亭王孫聚樂堂目直書處義名當

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

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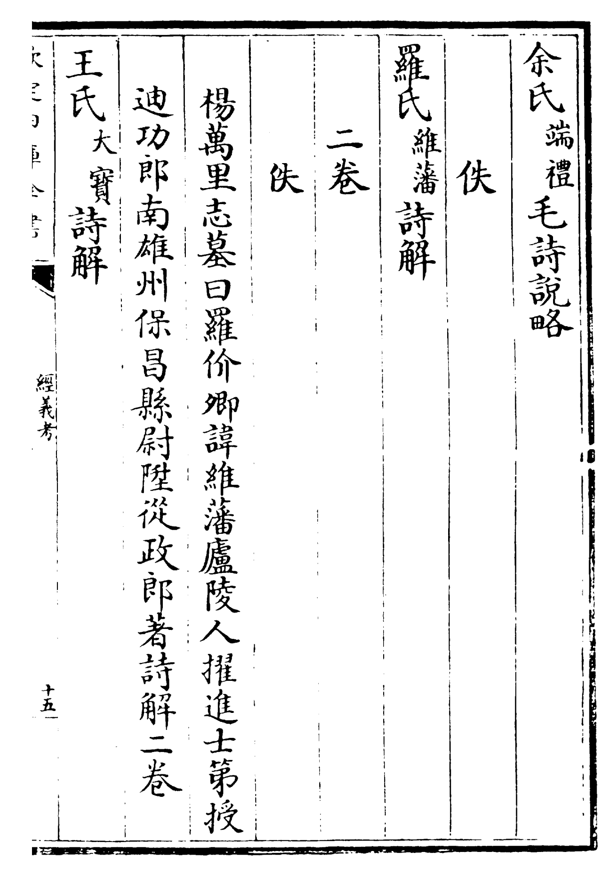
趙氏敦臨詩說

佚

李氏壽詩譜

宋志三卷

佚



余氏端禮毛詩說略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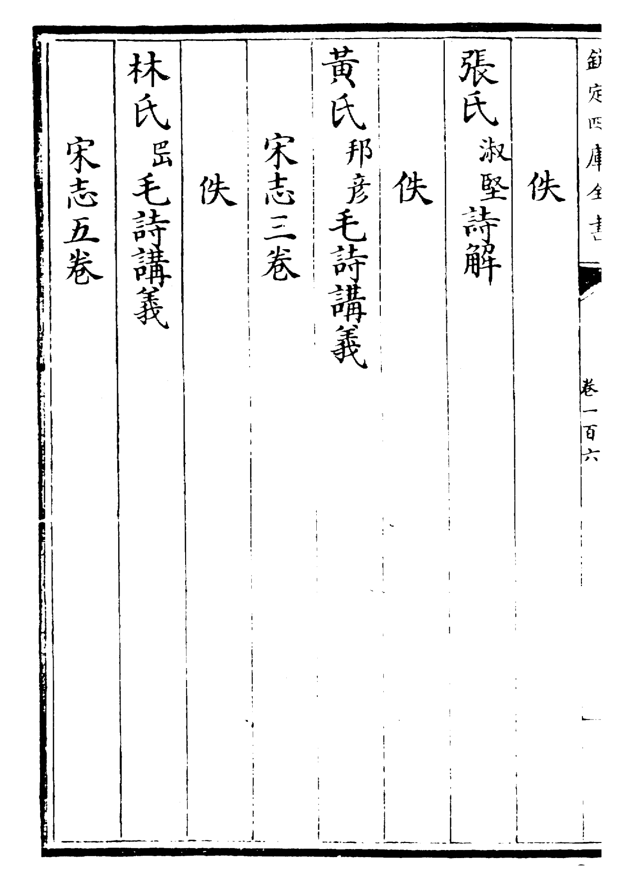
羅氏維藩詩解

二卷

佚

楊萬里志墓曰羅价卿諱維藩廬陵人擢進士第授迪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陞從政郎著詩解二卷

王氏大寶詩解



佚

張氏淑堅詩解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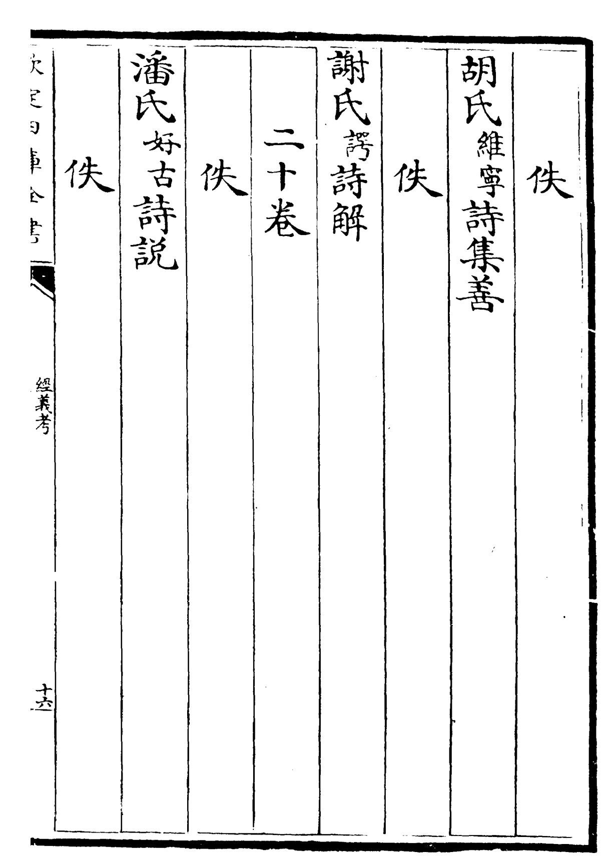
黃氏邦彥毛詩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林氏岊毛詩講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維寧詩集善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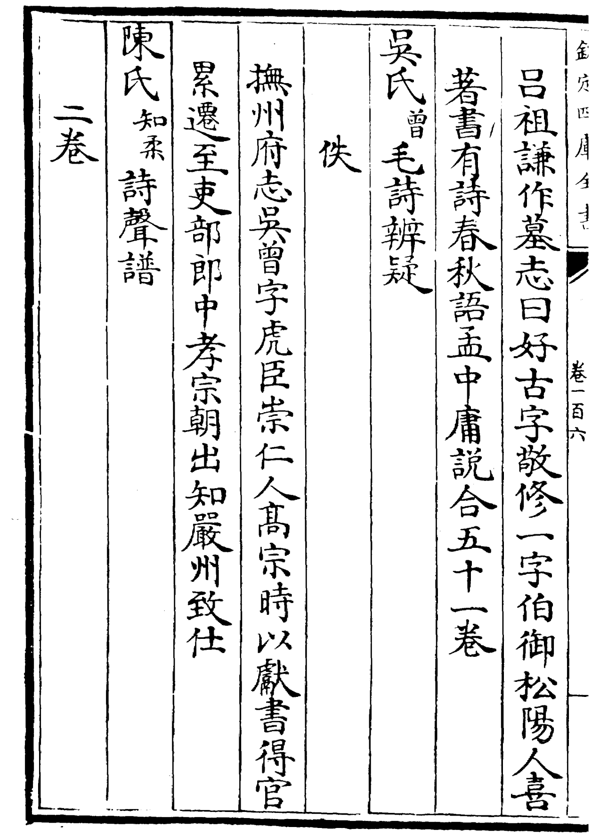
謝氏諤詩解

二十卷

佚

潘氏好古詩說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好古字敬修一字伯御松陽人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説合五十一卷

吳氏曾毛詩辨疑

佚

撫州府志吳曾字虎臣崇仁人高宗時以獻書得官累遷至吏部郎中孝宗朝出知嚴州致仕

陳氏知柔詩聲譜

二卷

佚

黃氏度詩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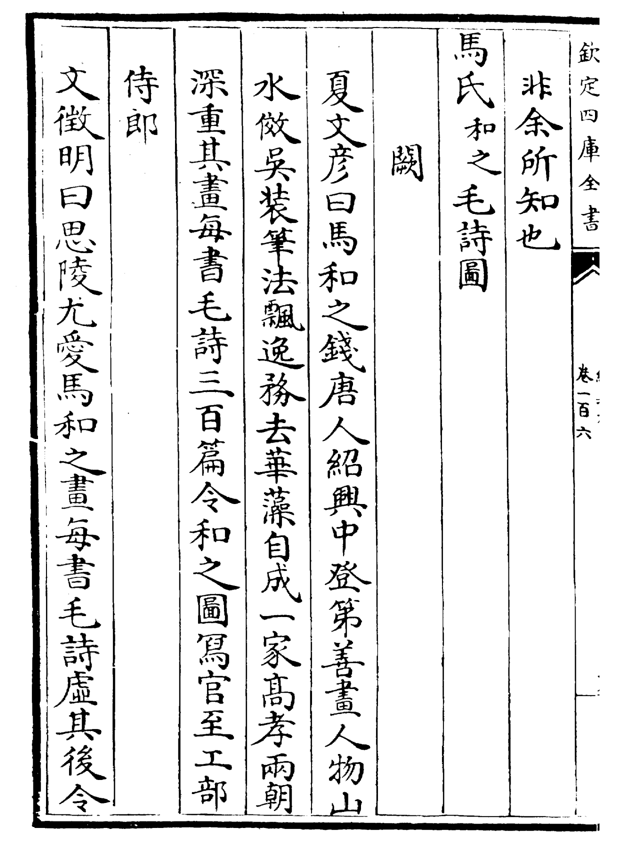
宋志三十卷

未見

葉適序曰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為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䟽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輙叩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

始終斁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巳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情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巳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為之說形摘裂以從所近則詩安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

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序
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
迂重之累輯緒悠久而有新美仁政舉而應事膚銳
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
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
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収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
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
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



非余所知也

馬氏和之毛詩圖

闕

夏文彦曰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傚吴裝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官至工部侍郎

文徵明曰思陵尤愛馬和之畫每書毛詩虚其後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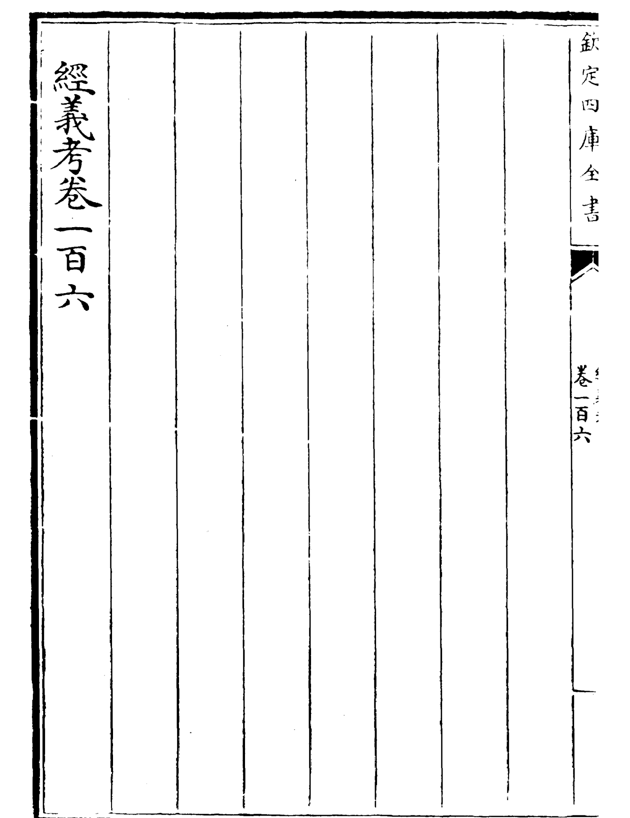
和之為圖

汪珂玉曰馬和之毛詩圖衛風鶉奔章不寫宣姜妖事但寫鶉雀奔彊樹石動合程法覽之冲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定中圖登丘相度得文公營徙之狀子來趨事得國人悅服之象其蒼莽攸鬱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也定宿在中於以作室可想見矣干旄圖孑孑干旄建於車後兩服兩驂而維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彼姝者子罄折且前是欲以畀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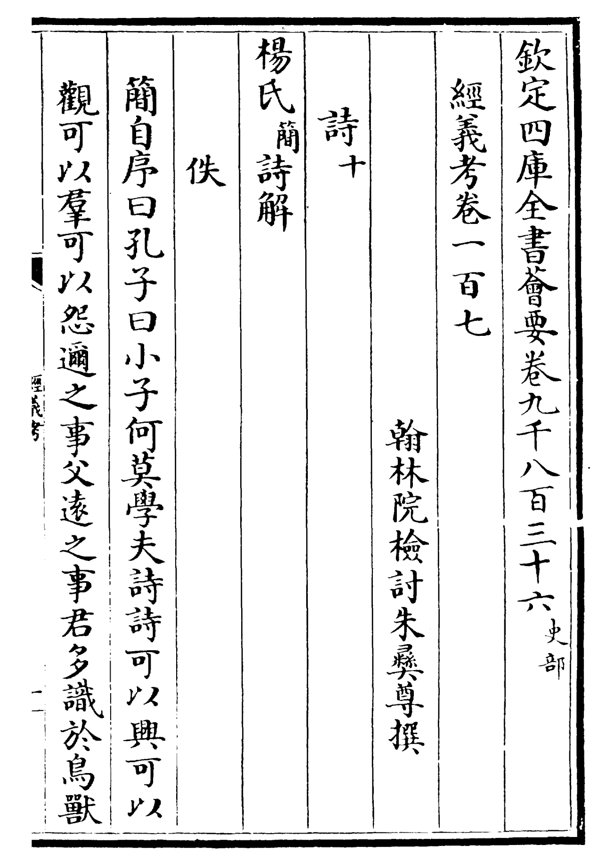
氣象耳衣褶作馬蝗揺古法載馳圖以許穆公本無
唁衛事故不作驅馬悠悠惟指其憂心焉而已乃猶
作許大夫來告則以是夫人意中事故不妨象外摹
寫落筆飄逸仿吳裝法也四册藏項又新家

按馬和之毛詩圖流傳於世者有關雎葛覃
螽斯桃夭漢廣采蘩草蟲采蘋甘棠騶虞北
風鶉之奔奔定之方中干旄載馳淇澳考槃
木瓜伐檀蒹葭晨風衡門鴟鴞九罭鹿鳴常

棣天保采薇蓼蕭采芑鴻鴈沔水鶴鳴白駒
黃鳥斯干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
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
東四月北山小明鼓鍾信南山大田桑扈鴛
鴦魚藻隰桑白華棫樸旱麓靈臺雲漢崧高
韓奕江漢振鷺豐年潛酌駉諸篇然多係摹
本眞蹟罕存矣



經義考卷一百六



經義考卷一百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十

楊氏簡詩解

佚

簡自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

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迹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

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也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熈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

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為哀為樂為喜為怒為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葢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樓鑰曰敬仲詩解發明無邪之思謂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

戾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如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所未發

按慈湖詩解不傳亡其卷目當日樓大防遺書論辨存其說於攻媿集中葛覃鵲巢簡兮氓兎爰籜兮出其東門候人七月東山狼跋常棣六月車攻吉日庭燎斯干小旻小宛何人斯巷伯北山凡二十二條要之不取小序者其於聊樂我員謂員是姓大防非之以員

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更姓古無此姓

員乃語助辭則其解亦太穿鑿矣

薛氏季宣反古詩說一作詩性情說

佚

季宣自序曰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

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

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掊先儒之說

而自為之說眞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胸臆之

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没經教汨於異端高魯毛韓家自為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孟軻而來於今已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為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戾已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人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能通否也信能復信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陳氏傅良毛詩解詁

二十卷

佚

葉紹翁曰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為舉

子講義今皆毁棄之矣葢不欲滋朱之辨也今止齋

詩傳方行於世

陳埴曰止齋以檜亡為東周之始曹亡為春秋之終

聖人繫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即其思周道思治之

語為傷無王無霸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

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

或以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

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覯世變非謂

由此二國致禍也

呂氏祖謙家塾讀詩記

宋志三十二卷

存

朱子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諭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

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出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乃可得而尋繹葢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見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説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户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吕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説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兼貫既足以息夫

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為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

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熹之衰頽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敘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為之說因併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魏了翁後序曰予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閒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葢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叅總衆說凡以厚於美

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勿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艱而遭

譏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忮也葢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已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忮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急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究圖

所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於已如荀卿氏所謂為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言而歆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自人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陳振孫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

剪截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别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黄佐曰吕氏讀詩記最為精確第專主小序與集傳不同然朱子序之其推遜之也至矣

陸釴序曰予嘗讀吕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注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

子長貫穿之妙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眞積之悟緣物醜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玆余之所甚愛焉廼柱史應臺傳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予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吕氏何居余應曰予謂朱吕異説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奥義邈哉遐矣齊魯毛韓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注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吕氏葢灼迷而導諸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吕宗毛氏朱取三家固

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葢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謫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履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

奚為莫之慨也夫去近古者言雖牘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冢尺雖斷可定鐘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鳲鳩合金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則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

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兹又斯文之遺憾云

顧起元序曰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雍蜀省皆有刻歲久夷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寮薌君程君授諸梓旣成屬余以序余維國家功令立詩學官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為宗一切古注疏罷勿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偶余間嘗反覆研味叅諸往

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為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為獨得其眞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乃名為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

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賔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以為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不有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托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俵范聘迺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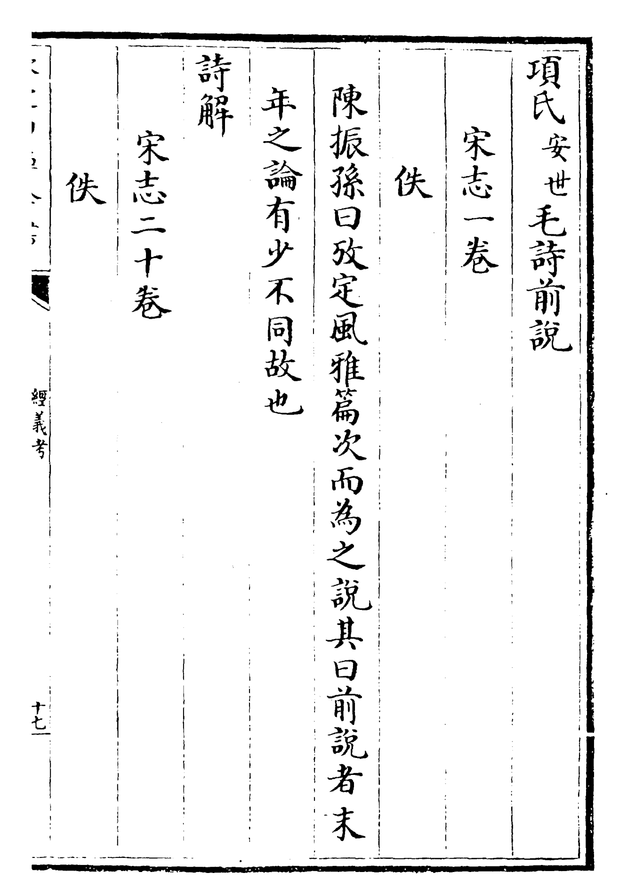
宏所綴諸說棼棼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令用已見揄度靜女采葛諸詩為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據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書奔者之思則邪書刺奔者之思則正令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

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為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為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録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

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為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詛浪唱晰之語乎聖人所删者又何等篇曾是斥譏登良逌憖寘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於韶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盡為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嫖俎豆下伍伶諢者哉必不然矣葢編考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

有得於心與理即璨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於賢人君子之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嘵嘵之學各習其師范甯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夫攷正亡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冰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為讀二家詩偹折衷焉



項氏安世毛詩前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未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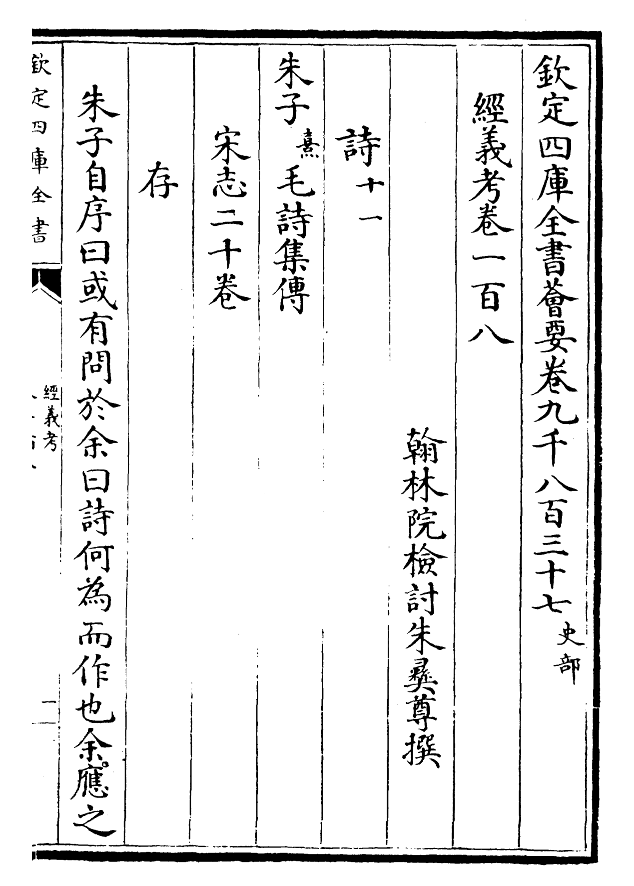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十卷

佚

唐氏仲友詩解

佚

戚雄曰唐說齋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之至眞有精思卓識



經義考卷一百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十一

朱子熹毛詩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朱子自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

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敎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恊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廵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

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名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

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

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
倫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
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
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
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
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
於此矣

陳文蔚曰先生於詩去小序之亂經得詩人吟咏性情之意

陳振孫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郝經序曰古之爲詩也歌誦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

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絶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為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于世惜

其濶略簡古不竟其説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名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偽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

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為義根于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厖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于宋歐陽子始為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

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為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以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為詩作傳近出已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蕫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復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

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為序經喜于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朱升曰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憾也已

王禕曰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

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為精密朱子實兼取之

何喬新曰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于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自朱子之傳出三百篇之旨粲然復明

桂蕚曰詩集傳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注疏無由而知當時朱子傳經一本注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

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注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傳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注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爾又如閟宫注中龔畓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搆之畓當之豈不可笑

尤侗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収淫詞之理即詩有美刺以為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

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者皆朱子之所為淫奔之辭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近髙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為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為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為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為何如

朱氏鑑文公詩傳遺說

六卷

存

鑑後序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后山皆有本而
后山讎校為最精茀初脫藁時音訓間有未僃刻版
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
葺為全書補綴趲那久將漫漶㨗來富川郡事餘暇
輙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寘學宫以傳永久抑鑑昔在
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

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録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彚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尚可考見去取位寘小序之法因附於後

成德曰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子明有子浚尚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史

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浚義不苟生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主夫婦仰藥死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誠詆誣不足道也

輔氏廣詩童子問

二十卷

存

胡一中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

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傅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奥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于問答之際尊其師説退然勿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于前復備論詩序辨説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彞倫也哉曩於檇李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秘術殊有負著述之本意今閩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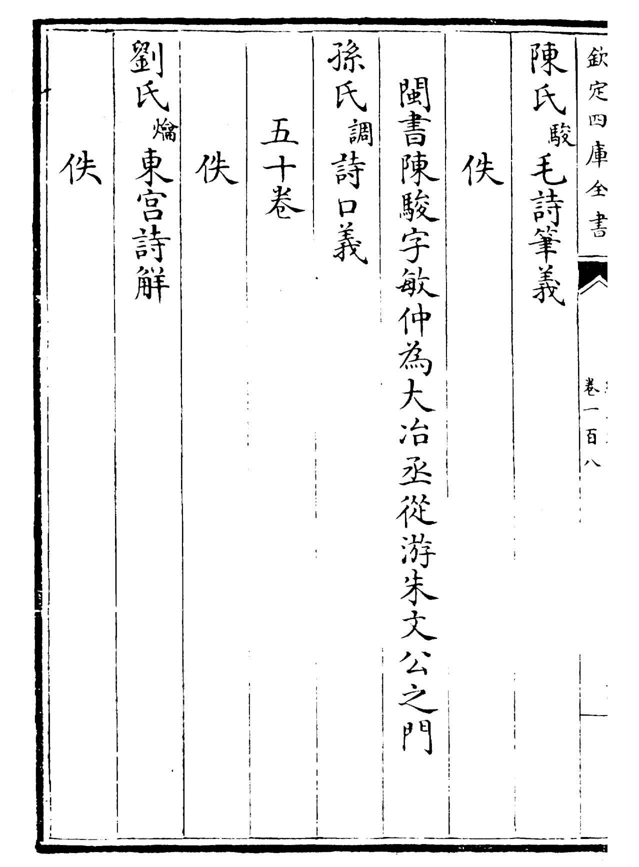
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而附童子問於下粲然明白作而喜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志安徵序其端敢不再拜盥手而敬書之

王禕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

許氏奕毛詩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氏駿毛詩筆義

佚

閩書陳駿字敏仲為大冶丞從游朱文公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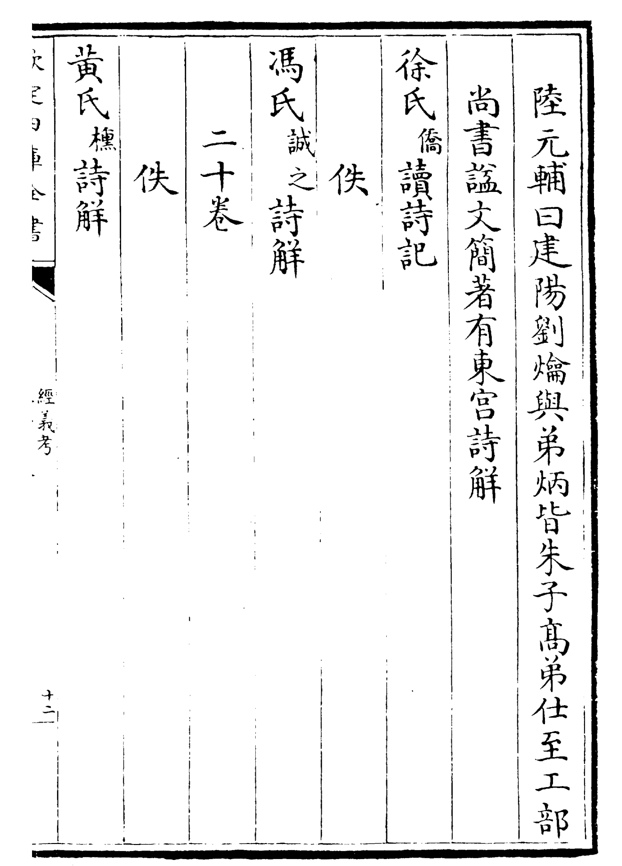
孫氏調詩口義

五十卷

佚

劉氏爚東宮詩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劉爚與弟炳皆朱子高弟仕至工部
尚書謚文簡著有東宮詩解

徐氏僑讀詩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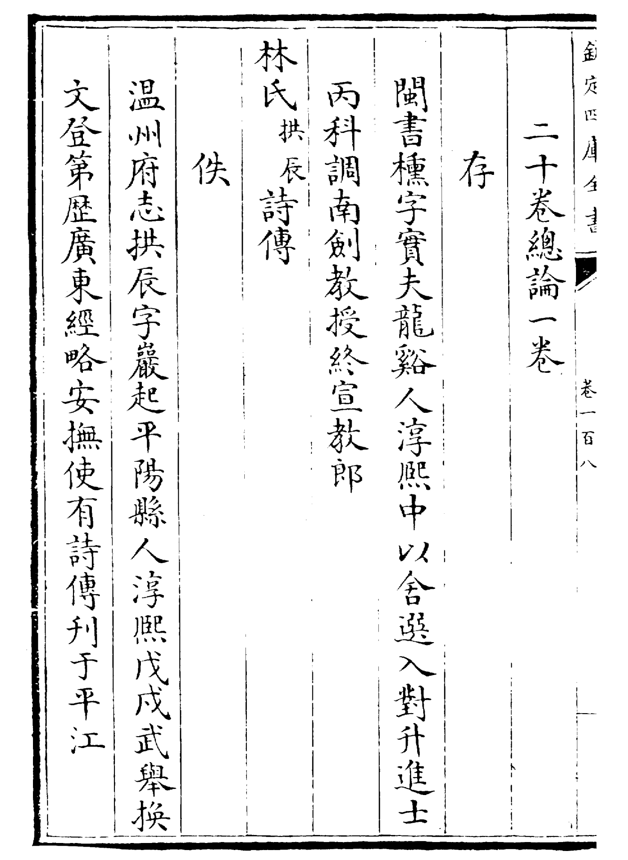
佚

馮氏誠之詩解

二十卷

佚

黃氏櫄詩解



二十卷總論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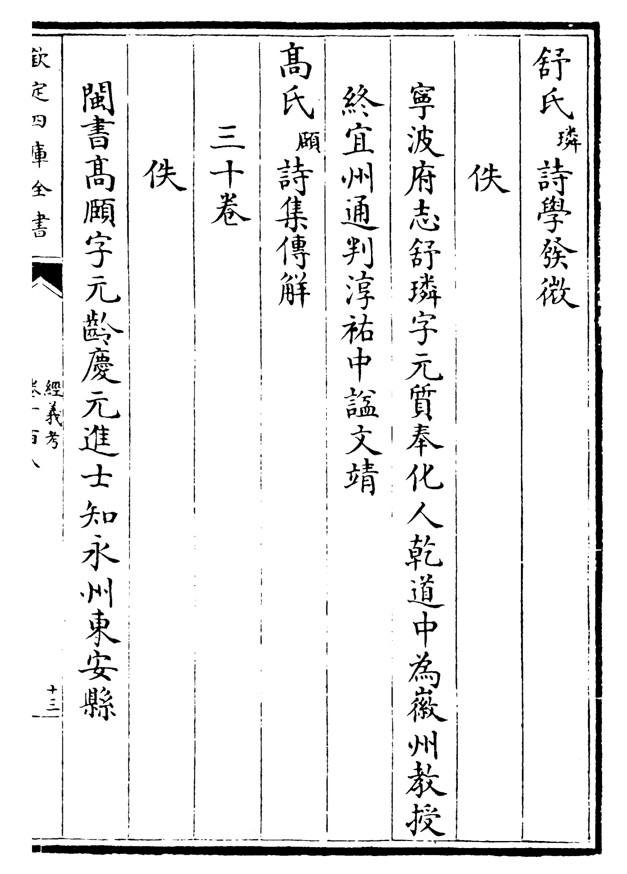
存

閻書櫄字實夫龍谿人淳熈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丙科調南劒教授終宣教郎

林氏拱辰詩傳

佚

温州府志拱辰字巖起平陽縣人淳熈戊戌武舉换文登第歴廣東經略安撫使有詩傳刋于平江



舒氏璘詩學發微

佚

寧波府志舒璘字元質奉化人乾道中為徽州教授終宜州通判淳祐中謚文靖

高氏頤詩集傳解

三十卷

佚

閩書高頤字元齡慶元進士知永州東安縣

陳氏經詩經講義

佚

楊氏泰之詩名物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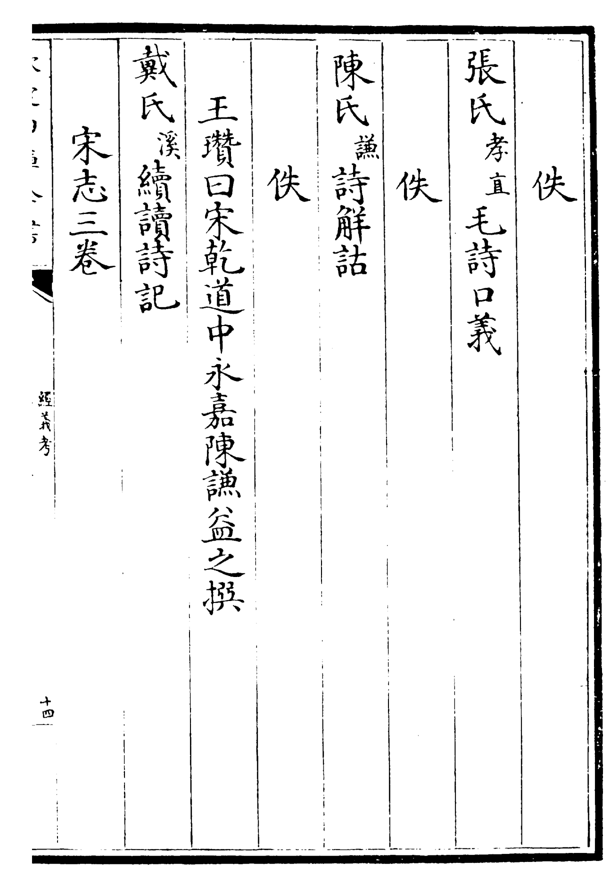
十卷

詩類

三卷

俱佚

時氏少章詩大義 贅説



佚

張氏孝直毛詩口義

佚

陳氏謙詩解詁

佚

王瓚曰宋乾道中永嘉陳謙益之撰

戴氏溪續讀詩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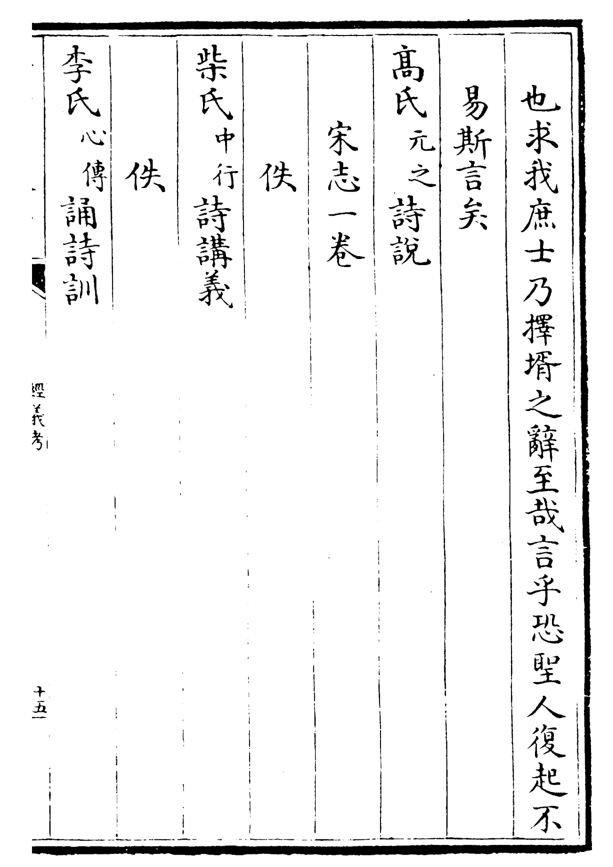
宋志三卷

未見

陳振孫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黄震曰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詩為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

戚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為國人閔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于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摽有梅父母之心


也求我庶士乃擇堦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高氏元之詩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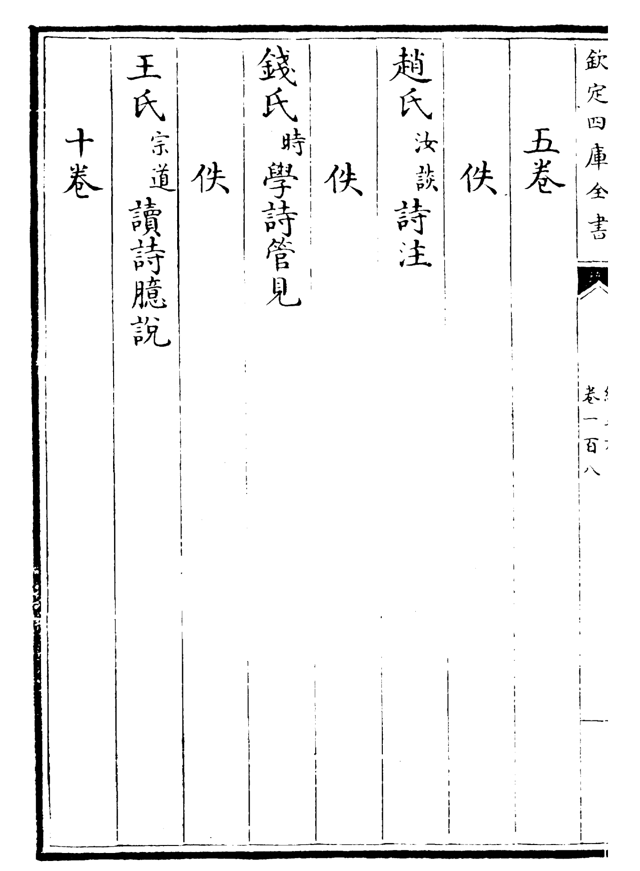
宋志一卷

佚

柴氏中行詩講義

佚

李氏心傳誦詩訓



五卷

佚

趙氏汝談詩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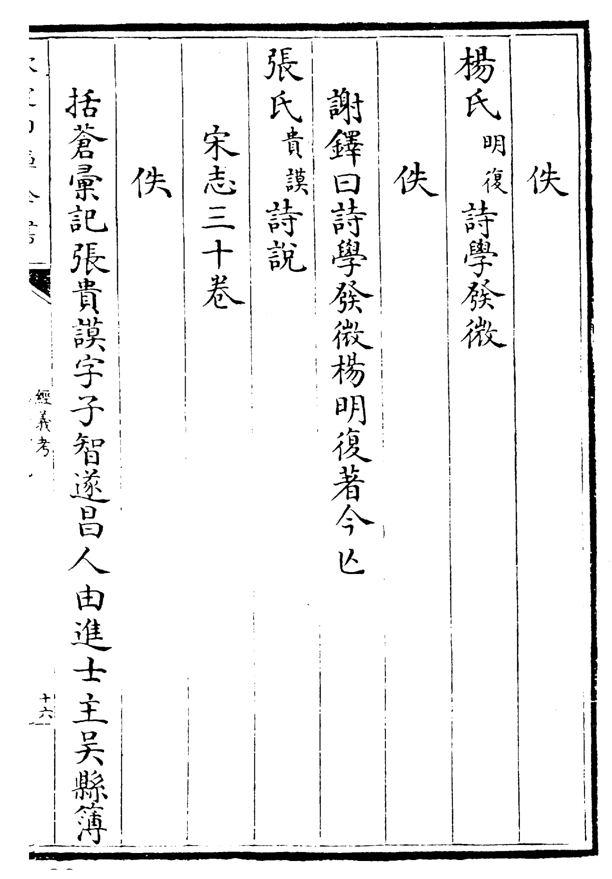
佚

錢氏時學詩管見

佚

王氏宗道讀詩臆說

十卷



佚

楊氏 明復 詩學發微

佚

謝鐸曰詩學發微楊明復著今亾

張氏 貴謨 詩說

宋志三十卷

佚

括蒼彙記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由進士主吴縣簿

教授撫州守江山縣官至朝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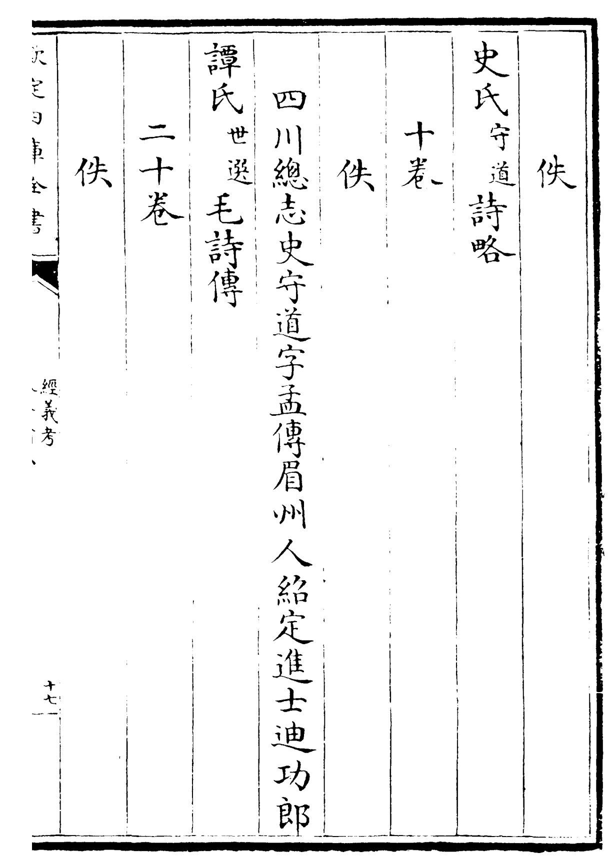
黄氏應春詩說

佚

寧波府志黄應春奉化人嘉熙二年進士官至朝散郎知處州著有詩說内翰應犧左史黄自然缴進送監看詳除國子學録

陳氏寅詩傳

宋志十卷



佚

史氏守道詩略

十卷

佚

四川總志史守道字孟傳眉州人紹定進士迪功郎

譚氏世逕毛詩傳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茶陵譚世選初以尚書獻策補官凡五薦漕臺三為舉首詩傳羽翼漢儒

劉氏應登詩經訓注

佚

江西通志劉應登字堯咨安成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社將危隱居不仕

趙氏若燭毛詩粗通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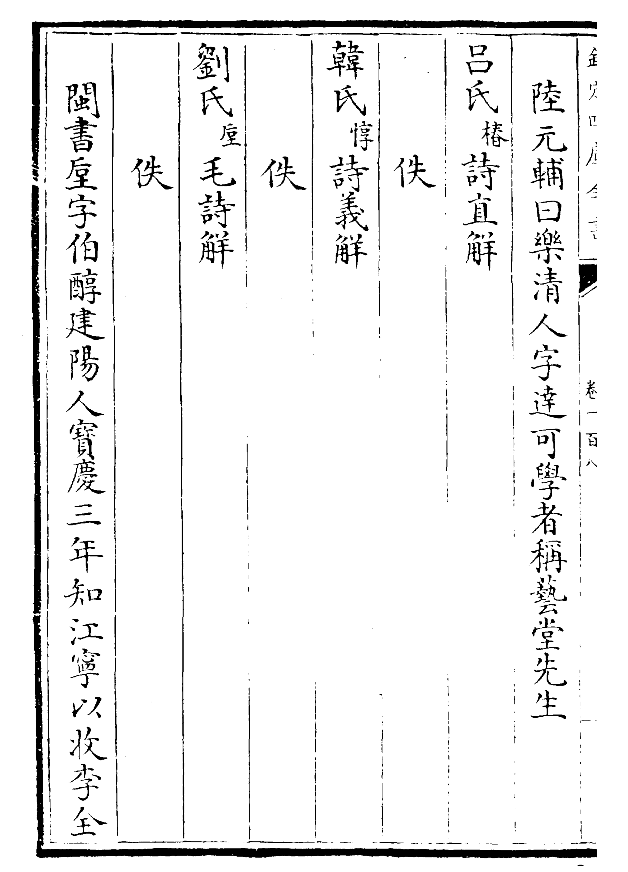
韓氏謹詩義解

佚

陸元輔曰晉江韓謹字去華以南海尉改宣義郎除處州教授著詩禮義解上之名為國子博士遷廣南東路提舉學事自巡尉未再朞擁使節一方前未有也

湯氏建詩衍義

佚



陸元輔曰樂清人字逵可學者稱藝堂先生

呂氏椿詩直解

佚

韓氏惇詩義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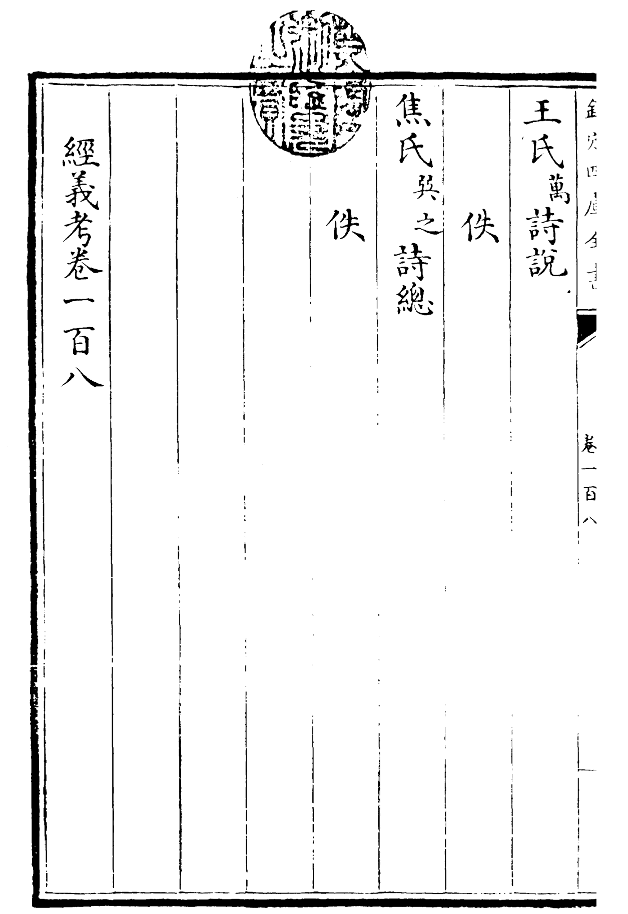
佚

劉氏㞳毛詩解

佚

閭書㞳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以收李全

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學者稱靜齋
先生
董氏夢程詩訓釋
佚
謝氏升孫詩義斷法
佚
江西通志謝升孫南城人舉進士為翰林編修官朝
士稱之曰南總先生



王氏萬詩說

佚

焦氏竑之詩總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貢生臣李　坰

謄録監生臣泰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詩十二

魏氏了翁毛詩要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宋志二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為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没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

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為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

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為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以為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

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咏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為一賛凡舊說之涉乎矜巳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為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視予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為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

經猶王室也二狀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僇力黜其不衷彊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畧子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大子字文季永嘉人登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為士人宗仰云

喬行簡序曰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

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情性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雜出之説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隠矣小序之於詩其説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巳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説或主於内且將牽合詩

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巳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巳爲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

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為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巋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

自尚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
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
大俾偕詁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

詩訓詁

宋志三卷

存

陳振孫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
以爲號

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一十九門

段氏昌武叢桂毛詩集解

三十卷

闕

讀詩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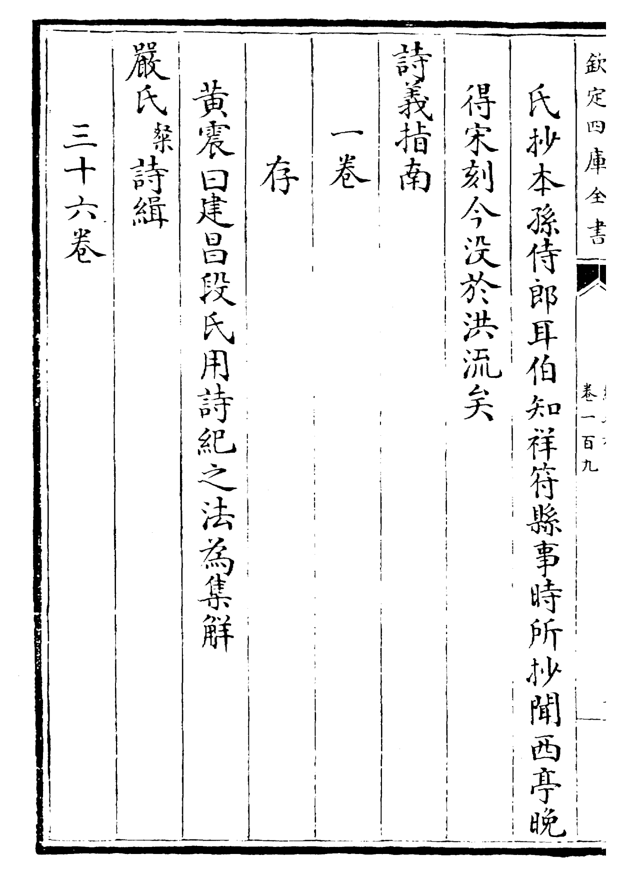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段維清狀略曰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印山羅使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說叅以晦菴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茍足發明率以録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觧

陸元輔曰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詩總說分

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之說依詩之章次觧之而間附以已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而較明暢前後無序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段氏有叢桂堂故取以名焦弱侯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而焦氏以段昌武爲段文昌朱氏又倒其名爲段武昌俱似未見此書者予所見北平孫



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縣事時所抄聞西亭晚得宋刻今没於洪流矣

詩義指南

一卷

存

黄震曰建昌段氏用詩紀之法爲集解

嚴氏粲詩緝

三十六卷

存

林希逸序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疏鈌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意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

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説大抵與艾老合且曰我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摭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温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鈎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

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烏乎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考亭繼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稿五七言幽深夭矯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閫奥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

箋傳所以瞠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為之敘爾

槃自序曰二兒初為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為輯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㫖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

閣此書覆瓿可也　又條例曰集諸家之説為詩緝舊説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參以已説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咏之情性而已字訓句義揷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説以為章指順經文而點掇之使詩人紆徐涵泳之趣一見可了以便家之童習爾

袁甫曰坦叔於黍離中谷有蓷葛藟不用舊説獨能探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

宛轉有旨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黄佐曰華谷嚴氏詩緝以吕氏讀詩記為主而集諸家之説以發明之

劉氏克詩説

十二卷

闕

克自序曰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

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發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為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為先彼春秋諸賢孰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為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藏於名數易為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為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

為士誦詩三百固以為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觧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遼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為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為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束晳補亾模倣序意晉唐四

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辭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亦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為準在僖公薨

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於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豳籥豳詩豳雅豳頌見於籥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祈招之詩聖人嘗為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緜毫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寘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

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纎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乎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人之全書乎

子坦跋曰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已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

取又以詩記所編詩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巳下世更別為目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兹且以家君巳說與書說對刋仍録全本之副於學宫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

按劉氏詩說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

時雕刻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前有總說
楮尾吴匏庵先生題識尚存克信安人

王氏應麟詩地理考

宋志五卷

存

應麟自序曰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

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

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据傳箋義疏𠫵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圖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詩考

宋志五卷 今六卷

存

應麟自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亾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叅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

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賔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巳守殘之陋學者諷咏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稡爲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

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裁至于湯齊讀為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康成從張恭祖為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葢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

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

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

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掇而録之

董斯張曰伯厚詩考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其詳覈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庳今作毗卑今作俾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漢頡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愃考槃今作弗諼水經注引魯頌保其皃繹

其今作有韓詩于嗟歎辭薛君章句騶虞文選注使我心痗伯兮文選注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詩外傳和樂且湛薛君樂之甚也常棣文選注檀車緩緩杕杜伯厚引作張張誤釋文彼交庶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然予采菽外傳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釋蒸美也濯美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疊水流貌鳧鷖文選注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斡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薛君曰宋襄公

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 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亾韓詩内傳伯厚詩引此亦缺下句 又姜后曰睢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注按此當本三家詩說 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

六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九